

T2524.1/2207(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四水衣衣十一卷

明魏博校文無款非批

同邑劉懷忠士校

東部朱朝聘本

六節製節取公版

花子日鄭使古於太

其地門之管通番若

長來叔日外師以兼

其地門之管通番若

四史鴻裁十一卷

左傳十

哈爾濱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秦

秦師襲鄭敗於殽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

三十年秦使大  
杞子戍鄭

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

管籥也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蹇叔秦  
大夫

師勞力

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

汪道昆曰序  
事能品北門  
之管字法

穆文熙曰穆  
公信杞子詭

言乃加兵於鄭輕挑強晉而又不納蹇叔之諫賢君豈宜有此其敗不足惜矣孫應鑿曰情結言慘讀之始難為懷國弃老成馬不敗者談覆軍之所如在目前後果中之蹇叔可謂異人惜哉其言之不用也

馬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

百里孟明視西乞西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

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

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

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戶交反澠殽有二陵焉大

曰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臯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

辟風雨也欽許金反必死是間險以其深余收爾骨焉

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 秦師襲鄭滅滑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

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

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

活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

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

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

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

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

於鄭遽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則束載

厲兵秣馬矣嚴兵待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

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牲曰餼牽謂牛羊豕為吾

穆文熙曰弦高以一商人能泄秦師使鄭有備則亦異人也後又非春秋人物矣

子之將行也。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原圃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使秦戌自取資。今敝邑得間。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敗秦師穆公不替孟明

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秦也。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汪道昆曰議  
論序事能品  
以貪勤民天  
奉我句法字  
又不以一

晉句法

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

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

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菜駒為右。夏四

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文

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

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

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

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

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

穆文熙曰穆  
姬在秦能免  
夷吾文嬴在  
晉安得不免  
三帥且以秦  
穆公之賢而  
晉殺其三帥  
恐亦未便但

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

一敗殺函即  
是稱伯矣

矣。墮毀也。墮許規反。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  
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孟明  
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釁，因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  
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服郊次。待之鄉。  
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  
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青，過也。

鄉許亮反  
青所景反

### 秦伯再用孟明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

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

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於殺也。晉梁

弘禦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

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

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

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

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軫。曠曰：

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策功序

得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

狼曠死秦師  
中遂大敗秦  
師可謂善用  
其勇故傳謂

升

之君子

呂氏曰狼暉怒先軫不知其勇而死於秦者所以彰軫之不知義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

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謂上成無勇宜見退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子不得復言上不我知

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已兵陳去聲

晉師從之犬敗秦師君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詩曰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

晉傳

### 秦伯三用孟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遂縣西封埋藏之

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

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

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

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馬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孟明有馬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詩大雅美

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汪道昆曰議論其品君子

是以知以下章法

孫應鑿曰用孟明一句是

斷案下說穆公之為君孟

明之臣子桑之忠又引三

詩註之即明此句之意明

珠走盤穆文熙曰自

古豪俊之士往往以一敗

致弃能不得展如秦伯之

於孟明直古今一節也其

安得不伯乎  
汪道昆曰薛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

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

也腆厚主人三辭眉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

以事君徼要也言願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

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

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賄也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伯景公也

汪道昆曰序  
事議論能品

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之弟

也秦鍼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言若不出奔恐景鍼

適晉其車千乘鍼享晉侯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

道晉之十里舍車每十里必備車以俟傳報自雍及絳雍秦所都絳晉所都歸

取酬幣酬酒幣終事八反往反也八司馬侯問焉曰子之

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

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

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鍼見

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

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

穆文熙曰司  
馬侯語有風  
刺秦后子卷  
詞亦甚有致  
吾想其初本  
不知過聞言  
乃遂知之則  
鍼亦非庸庸  
者流也所以  
終歸



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

地有與立焉言輔助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

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鉞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熟也以穀

歷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

以日景自喻故言朝鉞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

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何翫厭也惕貪也厭五稔遠

也秦景公卒后子復歸於秦

吳

季札辭國

蘇氏曰季子掛劍於樹不以死背其心引兵避楚不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將立季札札

弟樊少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

君曹君公子負芻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誰敢

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

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

季子觀周樂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

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

以名害其德蓋所以養其

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

有所不受而况於吳乎

穆文熙曰季札以義嗣推

君以守節自居義正辭和

卓然君子可想可慕

胡氏曰昔太伯奪吳而不

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彼王

僚無季歷之賢而季子為

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

試禍與覆師 喪國其誰階 之也 穆文熙曰叔 孫好善而不 能擇人所以 賢牛得幸竟 致殺身札言 早能及之可 謂明知冠此 語於前者見 札不惟知人 且知樂知樂 故以知人也

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周南召南  
猶未也猶有商紂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怒為之  
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曰  
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為之歌王  
王黍離也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曰美哉思而不懼  
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為之歌鄭詩第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  
其煩碎知為之歌齊詩第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不能久

杜氏曰季子 賢明在吳雖 已涉見此樂 歌之文然未 聞中國雅聲 故請作周樂 欲聽其聲然 後依聲以參 時政故知其 興衰也

決決弘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國未可量  
也言其或為之歌幽詩第十五幽曰美哉蕩乎樂而  
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  
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為之歌秦詩第十一  
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後仲尼剛  
定故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  
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  
故曰周之舊汧苦賢反謂之夏聲及襄公  
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  
也泱泱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  
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光之遺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二曰國無主其能父乎。注

故曰國無主自郤以下無譏焉。郤言季子聞此

國歌不復譏論之以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有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

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衰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

乎。熙熙和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雅所以詠盛

美者不皆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曰至矣哉直而不

倨。倨傲曲而不屈撓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

淫。淫過復而不厭新哀而不愁命樂而不荒以節之

孫應鑿曰論詩歸重於頌論樂歸重於韶如百川爭

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

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以義

五聲和。謂之五聲八風平。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

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曰盛德之所

同見舞象箭南籥者。象箭舞所執南籥以籥舞曰美

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見舞大武者。武王曰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濩湯曰聖人

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慚而見舞大夏者

樂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也見

舞韶箭者。舜樂箭音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憍

流忽會溟渤非率札固不能以洞達古今非左氏又豈能以鋪叙曲至

穆文熙曰規

歷代之樂入於耳辨於心與亡治亂不與毫末可謂明智之甚所以能脫履千乘之具甘以延陵終身是經太伯之芳也已

也。博覆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莢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

### 季札聘於列國

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說音悅

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

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八年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子產為政裁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柳公族諸其各獻已所貴。○縞古老反縉也。

衣冠正其田疇義乃本此

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

將敗。侈謂伯有

適衛說遽瑗。遽伯玉史狗。史朝之子史鮪。史魚公子荆公叔

發。文公叔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

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

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懼

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

言至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能聞義改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

文子聞季札之言乃終身不聽琴瑟得免於難則人豈可不聞過哉

乎。言晉國之政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將集於三家修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狐庸論季子不立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來季州

之通吳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來季州

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閻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天

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

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夷嗣君謂甚德而度德不失。

民。德民歸度不失事。情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

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

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

蹇由對楚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後

役在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犒勞居衛反蹇楚人執之將

以纛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

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

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兆

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馬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

解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震電馮怒

巢隕謂門於巢而隕也閻戕謂為閻人所弑也

正道昆口經令妙品王鳳洲曰卷吉字止數行而七八折折議論之神是

模文熙曰此扁借凶為吉議論軒然動人殊無楚囚之態末言城濮之戰其報

在於卿可謂  
推談

馮盛也。唐執使臣，將以蒙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  
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  
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蒙軍鼓，而  
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  
事不也。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  
在。城濮戰，楚卜吉，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  
乃弗殺。

### 吳楚戰於雞父，楚師大奔。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成故薳越  
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鐘離，子瑕卒。楚師

燿。燿，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吳  
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  
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無陳大夫齧壯而頑，頓  
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  
壹。帥賤，遠越非正卿也。軍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頓

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  
矣。諸侯垂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  
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

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

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

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

殺文熙曰：光  
之談兵可謂  
知彼知己而  
復分兵先走  
三國以搖心  
諸侯其真多  
筭勝者哉

四史... 卷十一

吳有孫子正此之時豈其法乎何其等而中也

四史淵源卷之二十三

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以示不習戰三國爭

之吳為三軍以擊于後中軍從王從吳光帥右掩餘

帥左掩餘吳王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

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

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蔡頓許

報素楚師大奔不言戰楚未陳也楚與陳例相

公子光使鱗諸刺吳子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使公子掩餘公子燭

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遂聘於晉以觀諸侯觀疆楚莠

汪道昆曰序事具品我爾身也句法

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麋其左司馬沈

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

馬之屬王之養馬官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

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

吳師不能退楚師疆故吳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

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告鱗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

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故曰我王嗣事若克

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鱗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

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光曰我爾身也

言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

猶我身三條兵衛之

貫王註母老子幼指王條言似通

嚴亦知光有逆謀矣夫既知其逆而不預為之慮又就其享愚而玩寇軍其見殺也刺客中勁捷不反手無如縛諸者刺軻有遺恨矣

季子從容數語復命待命何其婉而有禮乎賢人之變固自不能起也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體改服於門外蓋進食也獻體解衣鉞音按劍也執蓋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相授也鉞及進蓋者躡光偽足疾入於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鱗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全魚抽劍刺王鉞交於胃交鱗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光也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

同也

位待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

吳滅徐伍員三師肄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上田定其所徙之居使居養二子奔楚

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

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讐謂二公

子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

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不知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光又甚文及初而言伐楚章法莫適任患字法

子西之言誠是然子春在吳終亦不能止其來也



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父我蓋姑億吾

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歸將焉用自播

揚焉。播揚猶勞動也。彼我反又波賀反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已卯

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

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夷城也吳子問於伍負曰。初而

言伐楚。在二十一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

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

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

利反肄以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

道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

病。為定四年吳敗越。大夫種行成。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檣李也。檣李在定十四年

南太湖中椒山夫音扶。檣音醉。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

稽。山上會稽也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

之。伍負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

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灌鄩二國名。過古活反。澆五

楚竟以此困大九伐國之術可以依此

音尋 叫反 郭 滅夏後相 夏后相啓孫也 后相失國 后緡方

娠 逃出自竇 后緡相妻也 歸于有仍 后婚有 生少康焉 逃

奔有虞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 虞思自

姓而邑 諸綸 綸 虞 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 方十里為成 五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始兆以收夏衆 撫其官職 使女艾

謀澆 女艾少康臣 謀如字 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 季杼少 遂

滅過戈 復禹之績 過澆國 戈 豷國 祀夏配天 不失

舊物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 或將豐之不亦難

乎 言與越成是使越 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 所

得其人 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 加

以吳授越乎

讎於是乎 克而弗取 將又存之 違天而長寇 讎猶言

不後 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 姬之衰也 日可俟也

取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巴食消也 姬之衰也 日可俟也

計 吳姓言可弗聽 退而告人曰 越十年生聚 而十年

教訓 而後教之 二十年之外 吳其為沼乎 謂吳言

逢滑論吳楚興亡

吳之入楚也 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 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曰 欲與楚者右 欲與吳者左 逢滑當公而進 當公不

曰 臣聞國之興也以福 其亡也以禍 今吳未有福 楚

未有禍 楚未可棄 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 若以晉辭

曰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吳 逢滑論吳楚興亡

逢滑論吳楚  
興亡驗之於  
民而本之在  
德可謂切當

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

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

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

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散於兵暴骨如

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

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陳侯從之及

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怨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

### 子西論吳之敗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於伯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

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噐不彤鏤鏤形刻也宮室不觀

觀臺榭反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在國天有菑癘癘疾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

者卒乘與焉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

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

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

曰臺有木曰榭宿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一賤者皆內官

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闔廬恤民所以  
以財楚夫差  
勞民所以自  
敗古今興亡  
無不由此豈  
惟兩君哉

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民如饑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

年越滅  
吳起本

### 吳殺伍員

汪道昆曰議  
論具品蔡吳  
字法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  
犧牲非愛之將

殺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得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得志

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耕越不為沼吳其

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

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

柔服濟欲除  
疾遺類俱為  
精語直諫無  
以喻此矣

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也劓割也殄  
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也劓音藝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及後王聞之使賜

之屬鏹以死

### 吳子及晉侯會於黃池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後軟血吳人口於周室我

為長吳為大伯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趙鞅呼

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

罪也大事盟也二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

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曰肉食者無墨墨下氣今吳王有

穆文熙曰子  
胥屬子於齊  
蓋誓以死諫  
且不欲絕先  
人之後也人  
或謂屬鏹之  
劍乃所自招  
不知其心矣

汪道昆曰辭  
令妙品

墨國勝乎。國為敵所勝敵。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

待之。少待無與爭輕遣政反。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

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

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以為伯

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

敵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

邾。以屬於吳。半邾三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

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

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何景伯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

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有職於自襄以來

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其實然。言魯祝宗

而祇為名。適為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越句踐滅吳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楚

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棄趙孟曰。黃池之後。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

穆文熙曰。吳人信鬼。故景伯以上帝恐之。然太宰好賂。景伯亦必先賂太宰。而後其言可行。不然。恐未得即脫然也。

先主簡子質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

信也○質如字業而敵之嗣子棄子自謂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

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

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

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志之不從

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

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問恭黃池之役君之先臣

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悼

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

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

生憂欲使生  
被其憂不待  
其死也

史黯晉蔡墨  
也有感於為  
沼之言故問  
其人

其死也

一簞珠難小筭○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踐將生

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

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史黯何以得為君子

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退

無謗言則止王曰宜哉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

縣東海中州也○甬音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

衛

石碯諫寵州吁

汪道昆口議  
論能品寵而



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親離。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莊立

反

石碯大義滅親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碯也，以州吁不安，諮其

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

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

陳，石碯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

汪道昆曰：辭今能品即圖之，請涖皆字。

法

其社就。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九月，

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

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

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狄人滅衛。懿公職惠公朔之子宣公之孫，宣公莊公子也。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將戰，國人

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

子決與甯莊矢使守。莊子甯速也，決王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

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也，玦王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

順。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

汪道昆曰：叙爭能品受甲，贊國字法。



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熒、戶反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

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

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

待也。守石、審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

### 齊桓公封衛於楚丘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務林、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

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

### 衛伐邢而天雨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

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

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

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 衛侯出奔楚

二十八年、春、晉侯重耳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晉侯齊

侯盟于欽孟衛地孟衛侯請盟衛侯文公也晉人弗許

衛欲與楚服于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

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聞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遂

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元咺衛大夫從晉侯盟于

踐土攝位暫受晉盟

晉人復衛侯元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

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諷六月晉人復衛

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甯武子

也陳留長垣縣西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

汪道昆曰辭今能品章法句法

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使皆降心以

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日牛

牧馬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

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

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

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

衛侯先期入叔武甯子先長祥守門以為使也與之

乘而入先長祥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公子歆犬

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甯子未備二子衛叔武將沐

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

世事不有負人者哉叔武之事可為悲

枕之股而哭之。尸公枕其股武欵犬走出武射叔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晉執衛君元咺立公子瑕

衛侯與元咺訟。武爭殺叔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

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衛侯不勝，辭屈。殺士榮。

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

諸深室。深室別為囚室。甯子職納橐餽馬。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

職，橐，衣囊，餽，廩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穆文熙曰：甯俞納橐餽貨。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

醫委曲調護，終濟衛君，所以仲尼謂之愚不可及。

酖，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公為之

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王許之。雙玉曰鼓，公本與衛同好，故為

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咺距已，故賂周冶。周冶殺元

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適，丁歷反。公入祀先君，周冶

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產

辭卿。見周欵死而懼。

甯武子不谷，湛露彤弓之賦。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

不谷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為肄業及之也。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覺報，宴字法。

肆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 知此其愚不可及肆以二反 昔諸侯朝正於王  
朝而受 政教也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  
用命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 王於是  
有 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謂諸侯也  
為 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 今陪臣來繼舊好天子論  
稱 之樂故自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既賜也  
也 陪臣戾罪 也

### 卻缺勸宣子還衛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時即趙看 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

汪道昆曰議  
論具品叛而  
不討以下句

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  
 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說之八年

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揚晉大夫匡戚  
皆衛地匡為鄭所

侵戚為晉所侵至晉令鄭歸匡  
而巳歸戚故摠使解揚歸之

### 孫良夫及齊師戰於新築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師遇齊伐  
魯還

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  
石稷石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

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 若知不

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戰於新築師敗

將盡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  
守新

蔡大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

四方諸侯軒縣闕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信以守器

動不失信則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義尊卑有

其義以生利則得其宜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衛侯復孫林父衛侯名臧成公之孫穆公之子林父良夫子也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十四年春衛侯如晉

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強見欲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

晉侯使卻犖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

可定姜定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大國又以為請

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

故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衛

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殖立敬妣之子衎以為太子敬

定公妾衎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

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

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夫人乃獻公適母言獻公行

余是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鱣也使主社稷鱣

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林父自是不敢舍其

婦人之言亦有可聽者執而不見則激之成變矣

重器於衛寶器盡寘諸戚戚孫氏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

孫林父逐衛侯奔齊

汪道昆曰叙事具品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戎二子皆服而朝服

服待命日盱不召盱宴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射食亦反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既皮冠田獵之冠也

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

使所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

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衛太師辭師曹

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

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

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不恐孫蒯懼告文子

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并帑於戚帑子

音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

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雖

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

境公使諸公子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

厚成叔臧武仲知衛侯之入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定姜曰無神何告若

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

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特姜在國故不魯公使厚

成叔弔于衛。厚成叔魯大夫名衛人使大叔儀對。衛大夫曰：

群臣不佞也，不才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

之。自傷悼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

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

厚成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

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鱗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

無歸乎？右宰穀從，從衛君也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

汪道昆曰：叙事具品孤裘羔袖句法。

其從君故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悅余狐裘

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救之。

衛人立公孫剽。剽，公孫也。剽匹。孫林父甯殖相之。

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

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子展子鮮

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

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

侯歸傳。輓音晚。推如字，又他回反。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對曰：不如

穆文熙曰：衛君出亡他國，不知改圖，可謂至愚。然猶賴子展子鮮以反，則賢人所係豈淺淺哉？何以子家羈而終不能返昭公乎？二君之優劣，又可知矣。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

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割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就撫不可移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左相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

### 孫蒯石買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詢呼豆反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蒯孫不書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非卿買傳○愬悉路反

### 惠子遺言復君

緇文熙曰甯殖病中之言固誠善念但不免奴視其君耳夫奴欲逐即逐欲招即招君父胡可同日語哉此言矣甯喜之死在年衛侯歸傳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喜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名掩惡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

### 太叔儀知甯喜之敗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之太叔文

子聞之儀大叔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謂甯子必身受禍將可乎哉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

四史鴻表左傳卷二十九

律



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其思

可復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棋，變圍棋也。其何

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

乎？必不免矣。九世之鄉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

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 右宰穀論獻公不可納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辭。辭不敬，姒強命

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

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

汪道昆曰：序事能品苟反句法。

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

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

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四十

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夫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

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穀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

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

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巳，死無日矣。巳，止。悼子曰：子鮮

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

穆文熙曰：蘧瑗君出入二語不任，恐不貪功，可以免禍。真稱君子哉。右宰穀謂甯殖不可獲罪，兩君子鮮多而能亡，何其當也。

過義多不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

衛侯反國

穆文熙曰自竟及門三態可笑得反國幸矣故未幾而晉人執之不有齊鄭之請其以囚終也哉

甲午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之而已

領戶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感反

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吾子獨不在寡人

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

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扞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

也

憤中有誇

不能安和大臣

晉人歸衛侯

晉人歸衛侯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

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

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

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侯之安我先君之

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

向私與叔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

向私與叔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

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

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為罪不以林父故國

子賦轡之柔矣義取寬政以安諸侯子展賦將仲子

兮謂義取眾言可畏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

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

衛侯殺甯喜子鮮出奔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

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

未恐伐之祇成惡名止也祇適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

穆文熙曰獻公初無殺喜之意但為免餘所強耳觀

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

克皆死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

朝穀不書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

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反枕之鳩反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

死謂甯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

亦難乎難以且鱗實使之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

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

身不鄉衛國何其怨也

免餘既殺喜而不受卿爵之賞其賢者殺喜必當矣

穆文熙曰甯喜之專本足致殺然子鮮逐我二言可泣鬼神至於木門之託終身不鄉衛國何其怨也

木門大

稅音歲公痛之如稅服之喪至終身也

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可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立人之朝矣織約邯鄲終身不仕約其共反著於履頭者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布之細而希者曰公與免總公痛愬子鮮故持為此服餘邑六十賞其殺甯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也論語或言千室或言十室明通稱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大叔儀為卿

晉反衛戚田

襄公名惡獻公子靈公名元襄公子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

故諸侯貳詩曰鵲鳩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恤也况遠人誰

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

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

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

子魚論衛當長蔡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曰會同難難得

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其使祝佗從祝佗

子魚論衛當長蔡

行

汪道昆曰辭今能望長弘以下章法

大祝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公曰行也及臯鼬將

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軟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

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

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先衛不亦可乎子

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

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

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殷民

六族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分康叔

之康叔衛以大路少帛績茂旃旌少帛雜帛也績茂大

為旃析羽為旌績七見反茂音吠大呂鍾名殷民七族而封於殷虛殷虛

也朝歌分唐叔唐叔晉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鞶甲

沾洗鍾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

族職官五正而封於夏虛夏虛大夏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

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毒也間王室公攝政管

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以毒蔡叔王室蔡叔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以車十乘徒七十人與蔡

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為

公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

穆文熙曰議論弘闕俱有根據足以屈

服晉人竟得  
長蔡信乎祝  
佗之口才也  
而夫子以為  
長何與

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若之何其使蔡先衛  
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  
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叔、蔡叔、度叔、成叔、武叔、霍叔、處叔、毛叔、聃也。  
曹文之昭也。文王晉武之穆也。武王曹為伯甸，非尚  
年也。以伯爵居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  
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  
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重魯仲僖公衛武武叔蔡甲午。莊  
鄭捷文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莒丕公也，齊序鄭下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而不  
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

公叔文子止衛伐魯

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

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

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舍於豚

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公叔文子老矣，

文子公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

君將以文之舒也。衛文公成之昭兆，龜寶定之肇鑑，肇

而以鏡為飾苟可以納之，擇用一馬。公子與二三臣

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為質求納此群臣之

老成之言足  
以動人

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也蒙覆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

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本衛靈公之兄狎齊豹。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

奪之司寇與郵。郵音緇邑有後則反之。無則取之。孟縶足不

良故有後則以公孟惡北官喜褚師圃。二子衛大夫欲去

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姜氏。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

齊豹與三子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驂

汪道昆曰序  
事具品僭子  
周事子俱字  
法

乘馬。為公孟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

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

馬。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而我雖其不善吾亦

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

子也。使子前日薦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

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周猶完全也。周事子謂使豹言

避其難也。夏六月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

門外。有事祭也。蓋齊豹惟於門外而伏甲馬。設帷於

外而藏甲。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申。閔巷齊

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公南楚駮乘，載寶以

出。避亂出奔過齊氏。亂之所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

如死鳥。死鳥衛地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

衛亂，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

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

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乃止。行不

聘，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

之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衛侯以為乘馬敬已

禮。其物賓將振。振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臣親意

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

北宮喜之宰，伐齊氏，滅之。公入。復歸於國八月辛亥，公子

朝，褚師圃出奔晉。閏月戊辰，殺襄夫人姜氏。與公子朝通謀

故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

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謂青能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

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苑於元反在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貪君賜，

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名牢字子

開衛也。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

北宮喜初與齊氏同謀後復滅齊氏故公謚之貞子

穆文熙曰宗魯之死似亦可與故琴張欲往弔之及

日... 行



聞仲尼之論... 則差謬殊甚... 故論人者必... 有所折衷而... 后可... 不。能。去。是。不。以。回。待。人。... 不。蓋。不。義。... 不。受。亂。... 不。為。利。疚。於。回。... 不。蓋。不。義。... 不。受。亂。... 不。為。利。疚。於。回。... 不。蓋。不。義。...

衛叛晉盟晉人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自瓦還就衛地趙簡子曰：群

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涉佗成河曰：我

能盟之。二子晉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衛

成河曰：衛吾溫原也。馬得視諸侯。言衛小可

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腕。按齊也，血至腕

穆文熙曰：國當涖牛耳，故請。已為非禮而得從諸侯，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賈衛盟以信禮也。信猶

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

盟，衛君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

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詒語之，詒耻且曰：寡人辱社稷，其

改卜嗣寡人從馬。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大夫曰：是衛

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

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于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紼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

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公

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使賈

日... 成... 事... 二... 卷... 律

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衛侯助齊伐晉

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散無存之父將室之辭無存齊人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齊國室之為娶婦族也無存欲必有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既入城功還娶卿相之女東鄙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犁門屋雷下也

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彌犁

齊人言已與書侯外登城者盡絕而後下入城戰恐外不能登也言此以詐書而實欲先此見彌之奮勇

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猛

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欲擊甲起猛

笑曰吾從子如驂之勒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勒也傳言齊師和

所以能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

往助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衛

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

卜欲以身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

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

齊師克城而驕

其帥又賤。謂東部書也。帥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

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禕娟杏於衛。三邑皆齊西

意。諸若反。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

憤而衣貍製。皙，白也。憤，齒上下相。公使視東部書曰：

乃夫子也。吾既子，公賞東部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

若賓主相讓，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

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

尺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與之犀軒直蓋。犀軒，卿

高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

蓋者不親推之三。齊侯白推喪。方為位而哭，故挽喪

### 晉殺涉佗求成於衛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河。拔衛角於手故。於是執涉

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河奔燕。

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 公孫戍以富致亡

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其家公退見史鮪而告

之。史鮪音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

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

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富而能

穆文熙曰：史

鮪謂文子富

而君貪禍且

及之又謂鮪

執臣禮可以

免焉禍福之

機微芒可畏

胡氏曰：富者

怨之府也使  
成積而能散  
以財發身不  
為貪人之所  
怨於以保其  
爵位尚庶幾  
乎

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難與音預。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孫戍，以其富也。

### 荆贖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會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

于兆。犬子荆贖獻孟于齊。過宋野。孟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

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婁豬，求子也。艾豨，喻宋朝。

犬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

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手登臺何其相親而保護之急也。有夫如靈公於南子何尤乎。

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曰：荆贖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知其欲殺已，奔宋，盡逐其黨。

### 公子郢辭衛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

立女。荆贖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

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祗

厚。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

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

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

汪道昆曰：序事議論具品。穆文熙曰：公子郢之賢，其季札子臧之流乎。辭衛國而不居，竟免於難，何其卓然有見也。

之子輒在輒削曠之子出也靈公適孫乃立輒

衛子木論吳不可絕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

子羽子羽衛大夫也且子餘反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

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弃疾

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

不標也標擊也標數簫反國狗之瘞無不噬也瘞狂也噬也

反而况大國乎

衛大叔疾出奔宋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大叔儀之曾孫初疾娶于宋

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子朝出出奔孔文子

名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孔文子惡朝故使并出疾使

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犁衛邑疾溺於嬖寵誘而置之別邑而為

之一宮築一宮以居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

奪其妻孔文子奪其女不嫁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

獻外州衛邑軒疾之車也以獻于君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

孔姑遺疾之弟立以為大夫孔疾臣向魋魋為宋向納

美珠馬與之城鉏城鉏宋邑使疾食邑於此及魋敗城鉏人攻大

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使處巢死馬殯於鄭葬於少

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

汪道昆曰碎令能品

穆文熙曰孔

文子始而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已女妻之固非繼又惡其淫乃奪已女而妻大叔之弟愈益非兩事皆不列為人者也孔子以他善而稱其文其取之恕哉

及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甲兵之事

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

自喻文子處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度

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

荆贖入衛子路結纓

衛孔圉取大子荆贖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孔氏

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大子在

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諸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

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與之盟

為請於伯姬良夫為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

汪道昆曰序  
事具品

之外圃圃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寺人

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寧孔氏稱姻妾以

告自稱昏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扶戈而先犬

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介被甲也迫孔悝於廁強

盟之孔氏專政故劫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爰未

熱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召獲駕乘車召獲衛

乘車言不欲戰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

夫高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馬子羔曰帶及不

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季子曰食馬不辟其難謂食

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曰無入為

曰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

穆文熙曰荆  
贖劫孔悝悝  
未必至死子  
路之死何為  
也此斷纓為  
千年遺恨乎

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

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曰大

子馬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且曰

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大子聞之，懼，石乞孟

黶敵子路。二子荆贖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

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

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荆贖也

衛侯告於成周。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肝也曰：荆贖得罪于君

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

汪道昆曰碎  
令能品

上。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肝敢告執事。

王使單平公對曰：肝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

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方天之

休。言天方受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荆贖之事

十七年春，衛莊公為虎幄於藉圃，成。於藉圃之圃新

上既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馬。大子請使良夫。大子

應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也。紫衣

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古者裘上有楊衣，在

君則解劍。大子使宰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穆文熙曰大  
子以良夫為  
令名可嘆前  
贖終殺良夫  
可謂有英主  
之概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

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或大

子來朝謝晉以免已罪不然衛侯辭以難冬十月晉

伐衛惡莊公之悖德入其郛將入城趙鞅曰止叔向有言曰

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

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野入般師出

初公登城以望戎州戎邑名問之以告左右以戎名告公曰

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邑聚公

使匠父父不欲逐石圃石圃衛鄉未及而難作辛巳石

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

股戎州人攻之因翦其邑聚亦怨公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

之弟疾與青皆莊公之子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戎

已音紀又音祀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

呂姜髡呂姜莊公夫人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

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

孫般師而立之

衛人逐出公輒立悼公悼公蒯聩庶弟公子黔

十二月齊人代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子執般師

以歸舍諸路路齊邑十八年夏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衛侯輒自齊復歸衛侯輒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

穆文熙曰莊公髡已氏妻之髮為姜氏髡雖未至殺人然不道異常殊為可恨殺而取璧足以報之矣



飲酒焉。褚師聲子聲子衛大夫鞮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鞮公怒，辭

曰：辭謝。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散之。散吐嘔也

是以不敢。解鞮公愈怒，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公

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待人納公文懿子之

車于池。其公有忿，使人投水中。初，公納夏戊之女。夏戊衛大夫嬖

以為夫人。其弟期期夏戊之子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

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父。公使優狡盟於彌牟。優狡非

彌牟大夫，使能優而甚近信之。故褚師聲子鞮登公

孫彌牟喪邑。公文懿子失車。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得

而失。因三匠者，役與於彌牟。見辱於以作亂，皆執利兵。

穆文熙曰：歷序出公輒失人心之多見其致叛有由。文聯絡有法足為出公罪。

素

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諛以攻公。諛，鼓譟以衛侯輒適城鉏。

衛人立悼公。公孫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衛侯輒

卒于越。傅詳出公之終。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

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

陳。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

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

君入。在襄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內不聞

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

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

孫應鰲曰：禦侮先後必有其人，國無其人誰為復之？此子貢之所讓不知也。

日... 日...

何有

四史鴻裁左傳十一卷

四十七

衛

五

四史鴻裁左傳十一卷終

四史鴻裁十二卷

左傳十二卷

宋

宋穆公復立與夷

汪道昆曰辭令具品豈曰能賢句法

穆文熙曰宣公讓弟穆公

讓姪似為義舉然皆出於姑息不循正道所以終成禍變公羊傳謂君子大居

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當矣左氏謂百

祿是荷者何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

夷而立寡人

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

寡人弗敢忘若

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

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

曰群臣願奉馮也

馮穆公子莊公也馮皮水反

公曰不可先君以

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豈曰能賢

言不讓則不足稱賢

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

四史鴻裁左傳十一卷

衛

五

與公羊子曰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終致國於與夷莊公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

於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而豔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

弑其君魯桓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

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臧孫知宋之興

穆文熙曰司馬之妻豈宜道上為人見之治容誨淫

致成弑奪之禍孔父亦不得為無罪矣

莊公名馮穆公子殤公從弟

臧孫知宋之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不為天所愍弔對曰狝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

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

已其興也勃焉勃蒲忽反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且

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

汪道昆曰辭今能品敘事妙品言相句法

庶乎。言懼罪已名禮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御說音悅臧孫遠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 南宮萬弒閔公

乘丘之役。在十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

萬宋大夫公右欵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為卿。欵市專反

戲言終以為搏音禍可不戒哉博

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戲而相愧曰斬魯聽其德還斬居斬反恥而惡之曰

斬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以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蒙縣遇仇牧于門。

批而殺之。手批之也。批。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

殺之。殺督不書。立子游。子游宋。群公子奔蕭。公子御

宰督乃死於此亦足快人

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冬十月

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孫以曹

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

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

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乘繩證反宋人請猛獲于衛。衛

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石祁子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

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

弃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

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

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并醢猛獲。故言。皆飲於鵠反

穆文熙曰既言惡人不可保又言隣好不可弃皆正論也。又云教語定為容惡者之戒忍不能決必有林木池魚之禍矣。張半卷曰在民之款曲而言人多也。少乘輿輦母

子魚讓宋

一日而至及比乃宋手豈皆見之類雅發語已彈而皆意未盡便讀者望表知裏拍毛福骨此為叙事之祖也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

襄公也。日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

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日夷為左師，使為左師以聽政於

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子魚諫襄公用人於社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

蓋殺人而用祭。睢音雖。不相為用。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宋襄暴虐此何以成伯

孫應黻嘗用人以祭而後

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

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魯、衛、邢。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執鄫子。諸侯會宋公孟、楚子執宋公。

諸侯會宋公孟、楚子執宋公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

許之。公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子魚

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宋公與楚子

愛二毛之言將誰欺欺天乎

穆文熙曰楚以殺君脅宋子魚以有君緩楚即兵法彼固重之我固輕之者也故終有以全宋君矣何後世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語乃以貽千古之悲乎

期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子魚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絕楚望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諸侯會于薄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宋公釋乎執走之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天贊我句法重傷以下章法

衛子魚復曰國為君守之骨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宋襄及楚人戰于泓敗績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楚朝怒鄭如子魚

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

馬固諫曰公孫固也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

已赦謂止其天之棄絕也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司馬曰子魚

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

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

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

胡氏曰襄公用人於社不仁甚矣而乃

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分

義陳仲子以辟兄離母為庶乎

穆文熙曰子魚所言深得戰陣之法宋有子魚而不能

何怪蘇氏曰公羊嘉襄公以為文王之戰不

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陵虐小國至用人於社雖

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

樂紂有不為乃欲以不鼓

人無故欲去群公子甚為過舉所以致穆襄之族率國人相攻而春秋書以宋人殺其大夫蓋非之矣

陳氏曰昭公去群公子而

也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

隘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不鼓不成

列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

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

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

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兢明耻

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

已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

利用也為利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利而用之阻

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儂可也儂巖未整陳五月宋襄

公卒傷於泓故也

宋昭公欲去群公子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在公公孫友

為左師目夷樂豫為司馬戴公鱗矐為司徒桓公孫

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也華御事為司寇以武公

昭公將去群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謂詩

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

也

樂豫以公子而爭之豫之言雖善而昭公固可疑之矣

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  
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  
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昭公弟昭公  
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  
其罪也。

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即文公庶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  
於六卿之門。數密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

穆文熙曰公孫壽知昭公無道懼及已乃以存官為難其令其子死之何其鄙而忍也

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蕩  
意諸為司城。公孫壽子公孫蕩之孫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  
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  
焉。禍及也棄官則族無所庇。言已所以不為司城子身之貳也。  
姑紓死焉。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  
孟諸。孟諸宋數名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  
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公等子至於君祖母。襄夫人以  
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  
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宋昭公將



田益諸未至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之甸師也蕩意諸

死之意諸知國人將弑君而不能正故不書其死昭文公即位

使母弟須為司城諸代意蕩虺為司馬諸弟意

羊斟故敗華元華元以城宋起怨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

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

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

人狂狡宋大夫輅迎也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

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

之善用兵者  
收醪分甘三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軍之士且欲  
其偏及也况

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為羊斟

其御人乎此  
羊羨不與華

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

元之所以致  
禍也若羊斟

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宋人以兵車百乘

則不足責矣

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

也叔牂羊斟也華元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既合

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

子匠城者謳曰睥其目睥戶板瞞其腹瞞出目弃甲弃甲而復大腹

謂亡師也睥音婆于思于思于思多鬚之貌弃甲復來西才

反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  
那猶何也。徐履反。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  
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晉遣解揚報宋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終前宋人使樂

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

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川澤

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

王之質亦或匿藏瑕穢。國君舍垢。忍垢。天之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

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

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

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

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

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

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賈廢隊也。賈于敏反。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死而成命。臣之

楊文熙曰。解揚致命可謂能。權其義信。數語充足。聳動人心。楚子不殺。厥有見哉。



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揖而去之以告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遂去之  
穆文熙曰公室卑而不能治華元引以為罪誠是至身自出奔則可謂無策之甚不有魚若之止其不為亡命也夫

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

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即元司城莊族也。公

孫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蕒、魚府。魚石將止華

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

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桓族盛。故且多大功。國人與

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忘國人怨桓氏。逐華元。滅其族。右師

討。猶有戍在。即向戍。桓公曾孫。言桓氏雖亡。必偏。魚

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

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即蕩澤。魚石向為人。鱗朱向蕒

魚府。出舍于睢上。五大夫。畏同族及罪。將華元使止

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

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

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元果騁而從之。則決。睢

澗。閉門登陴矣。澗水也。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

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戴公五世孫。樂裔為司寇。

戴公族。以靖國人。平公即位。共公子。

### 楚納五大夫於彭城

十八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門也。遂會楚子

伐宋。同伐彭城。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蕒。魚府

焉。楚納五大夫于彭城以害宋。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

曰。鳥戍。三傳。二卷。十一

鉏吾曰音沮魚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

固事之也言楚若惡此五人逐之不用以不敢貳矣德於我我當感其惠事之不敢

也攜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不

以間吾之釁亦吾之患也惡此五人用之於楚使佐政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

其地以塞夷庚楚封崇諸侯之叛人分與彭城以絕多矣非吾憂也

吳晉之往來宋必攜貳塞夷庚以毒諸侯吳且事晉

何為晉必恤之晉必懼而謀之宋之功多矣豈足為憂哉

華元如晉乞師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

重救彭城伐宋楚黨於叛臣以害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為政韓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

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

谷地宋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

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荀瑩乞師

今彘季即士魴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

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臧武十二月孟獻子會諸

侯于虛朶池丁切謀救宋也

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華椒孫與樂轡即子少相狎親長相優優又

穆文熙曰子蕩以弓楛華

宋華弱為司馬與樂轡即子少相狎親長相優優又

弱於朝則華弱直而子蕩也平公獨逐華弱而不逐子蕩固為非刑即華弱子蕩並逐亦為不得其當也

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梛華弱於朝。以弓加其項，若械在手，故曰梛。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梛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訖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罕即曰樂喜。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幾日言不久也。我從，言亦將出奔也。

### 子罕辭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以玉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

賁文熙曰：韓獻子晉之良大夫也。使於鄭，尚欲得其玉環，乃子罕獨以不貪為寶。而固却玉人之玉，又為處之得所，茲其賢蓋加人一等矣。

息浪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攻之。攻之，以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 宋華臣出奔東

穆文熙曰：華臣暴虐，亂政於法。當逐左師，既以姑息而蓋之，又不欲其見而黜之人，已之間何其矛盾也。瘦狗快人，天其假手乎。

宋華閱卒。閱，華元之子。華臣弱臯比之室。華臣，華閱之弟。臯比，華閱之子。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鉞，劍如刀，向戌為宋左師，食采於合，故曰合左師。廬門，宋城門，向戌所居也。蓋臣所使之賊殺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壁。開吳之妻，以索其玉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華臣時為宋卿，故左師以為亦卿。大臣不順國之

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

策當作策士  
之策自以不  
逐華臣為短  
於策也故不  
欲見之

耻也。不如蓋之。蓋掩其罪不問也。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  
過華臣之門。必騁。策馬也。或惡華臣悔其謀之失。故為短策。且過華臣門必騁。惡之甚不欲其見也。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瘵狗。瘵音制。狂狗也。瘵狗入於  
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故見國人逐狗入於其家。驚以為逐已。遂奔陳也。

### 子罕為皇國父分謗

汪道昆曰叙  
事能品執朴  
以行築者字  
法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

穰文熙曰。晉  
魏殺入韓獻  
子馳救之。至  
則已殺。乃令  
狗之亦是此  
意。蓋凡共事

歛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  
實與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哲。而居於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

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其庶反。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校也。普卜反。

之人莫善於  
分謗。莫不善  
於獨為厚。

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

於獨為厚。  
缺子子罕其  
可為法哉。

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行今君為一臺而不

速成。何以為役。後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

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禱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詛

### 伊戾讒殺太子座

汪道昆曰叙  
事能品公見  
存也。句法視  
之。尤字法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弃諸堤

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也。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

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

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心順。太子

瘵。美而狠。貌美而狠。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寺人惠

曰。史為載。三傳。二。一。曰。

穆文熙曰宋公既知大子惡伊戾乃使疾從大子此其造謔乃從而殺大子人君之庸闇不仁無以加矣向成故致大子過期以死又脅君夫人而受之饋亦何以稱賢於列國哉

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濇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

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而徵驗也

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

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有盟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弃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

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婉以其召而使請曰日中

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過使佐失期

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身伊戾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

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

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君之妾弃

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

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

宋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

壬午宋公蕪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

夫酒臧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

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

穆文熙曰稱

曰鳥戈三傳十二卷



人不在多語

觀文子述范

武子二事而

楚之若臣亟

服者惟其當

也晉有叔向

佐文子楚固

不能當然服

善如子木晉

亦何能以當

是哉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對

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

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

矣哉尚上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宜其光輔五君

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首盈遂

如楚涖盟重結晉

子罕不阿向戌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公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可

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以興武謂湯亂人以廢紂謂桀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

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救諸侯罪

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歆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司城左師曰我將

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

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

也音紀

為功而請賞

穉文熙曰宋

在晉楚間至

極早弱以兵

為衛猶俱不

支向戌乃請

弭之而又欲

因是請賞何

其特而貪也

然子罕止之

而成能不怨

時會諸侯欲

弭兵故戌以

則亦庶幾乎知過之君子矣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之向戍之謂乎善向戍能知其過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宋大夫

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

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部矣公使視之

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合

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比弟欲代

公使代之代合比見於左師左師左師曰女

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左師以亥賞寺人女喪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詩曰宗子維城母

汪道昆曰叙事能品於人何有句法

穆文熙曰夫比欲納

人平居談小人之行無不惡之比小人以其行而效之我則又未

嘗不喜之乃知疇昔之惡持惡其不附已也人情多如此豈獨元公之於寺人柳哉

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卒

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太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

位將至則去之位喪位也熾炭使坐温地比葬又有寵諂媚之態溺人如此

宋華亥向寧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氏戴族向氏桓族華定華亥與

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已華亥偽有疾

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

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

向行於其廩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

癸卯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樂景公也辰及地皆

日口鳥文三傳二卷二二

樂之公亦取華夾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

啟與華氏盟以為質華向之亂公子城子平公公孫忌

樂舍喜孫司馬疆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太子建

卿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

于鬼闔公子之徒衆也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華敗退走至晉

夾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

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夾患之欲歸公子

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

於華費遂費遂太司馬華氏族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

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攻華氏本以去憂也恐殺質子是憂益長矣臣是以

秋君臣之變固多至於君臣互首其子則所未有然元公殺其質子而華向出

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耻也冬

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

吳登華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

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功善使少司寇

以歸以公子歸公也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

公子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公子既入華

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

入復而所而汝也所居官華亥向寧入於宋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

御上公御士俱反與子相惡乃諸諸公曰子將納亡人

如字又鳥路反惡子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

子子謂華登○亟欺冀反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

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死如

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動公懼使侍人召司

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司馬嘆

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

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子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

飲之酒厚酬之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張

凶尤之張凶華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劔

其罪矣

而訊之子皮華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張凶欲殺

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吾又

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

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凶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

翩殺多僚任翩亦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

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子禦諸橫梁國睢陽縣華氏

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六月庚午宋城舊廩及

桑林之門而守之舊廩故城也

昭子知右師之亡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婞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

樂大

數語多致戒殊可玩味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

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

其宗是賤其身也亦賤已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

樂大心出奔傳

### 樂祁知宋公昭子之死

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語相泣也樂祁佐

禮助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

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

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來公卒傳

### 宋敗華氏於新里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戍宋

齊大夫助宋戍守廚人濮曰濮宋廚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

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

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

吳師于鴻只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二帥吳大夫救華氏

者雒古禽反華登帥其餘吳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廚人

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請君待復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衆從之公自

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

綴文熙曰鳥極其長兵用短兵得以擊衆之法厨人獲詐言得華登首以

四... 卷... 揚門見之... 國亡君死

恐華氏則兵家之所謂奪氣也二子其俱深於兵者手

又云翟僕助公戰而歸居華氏之里不自居功可以也

為賢華姓助復歸新里與華氏同居也華氏戰而居復歸新里與華氏同居也

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褰首而荷以走

曰得華登矣詐言得華登首以遂敗華氏于新里華氏

所取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僕力主

華氏戰而居復歸新里與華氏同居也華氏戰敗公亦復

諸侯救宋出華氏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前奔晉故以曹翰

明會晉荀吳中行齊苑何忌齊大衛公子朝救宋丙

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顧為鶴其御願為鶩鄭翩

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子禄即向宜干犢

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名怒其呼已將注豹則

關矣城將傳矢於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城

豹射出其間子禄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

矢狎更也城言若不與我更迭射則城射之殪豹張

凶抽及而下擊為豹報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

軫車又射之死死干犢請一矢犢豹車御請城曰余言

女於君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

子城三射殪人可謂奇中

口史洪武左傳十一卷

乃軍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死又

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為

樂氏矣音樂盈還入貍曰子無我廷音誑不幸而後

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

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

無寧以為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寡君請受而戮之

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皆公族以為君憂

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

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尤不衷以

揚文熙曰華氏任內藉楚以為外援其勢必不能盡

除諸侯之謀乃為中策

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諸侯

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因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

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

能復為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

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

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樂祁子罕之孫時為

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

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

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

稷文熙曰樂祁倡言事晉宋公乃使祁往楊楯賈祠率於不返故謀議不可不

慎 王鳳洲曰世侯惟 宋事晉俱討而 遣使善逆行 之猶恨不來而 大夫賈賈賈賈 權利卒使宋往 見批叛者曰志 晉之亂故亟行 霸統前由絕 也

穆文熙曰樂 祁初主危氏 後主趙氏又 揚榘敵趙而 不及於范則 士鞅之諧固 非而祁亦有

亡晉政多門恐有禍難故請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

行也見溷而行見其子溷於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

繇上獻揚榘六十於簡子榘干櫓也以陳寅曰昔吾

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榘揚賈禰弗可為

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范獻子 士鞅也

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

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時范趙方惡又以 楊榘獨歸於趙而

已無路故士鞅以私意趙鞅即趙簡子言於晉侯曰諸侯

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

也將歸樂祁范獻子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

以取之矣

叛晉獻子私謂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

子恐宋叛故子姑使溷代子樂祁以告陳寅陳寅曰

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太行

山在晉東南范獻子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止諸州州晉也

宋逐桐門右師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

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巢向六子明謂桐門右師

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

忿其不逆父喪因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

責其無同族之恩



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已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公子地奔陳

宋公子地嬖濂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

其五與之與富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

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

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

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頰焉子為

君禮禮辟君也反頰普多反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

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廷古况反

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

石彊出奔陳佗仲幾子彊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向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

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

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

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

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育魋也少長育之皇野

今將禡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

穰文熙口皇野謂討魋不得左師不可乘車往逆可謂有禮及觀左師

伐黜不勝乃  
欲其大夫  
求入則左師  
庸人耳皇野  
其夫所舉哉

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黜請

以君命召之。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曰。逢澤

有介麋焉。公曰。雖黜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

假稱公君憚告子。難以遊戲野曰。嘗私焉。嘗試君欲

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皇

野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

先君。言雖誅黜要及子對曰。黜之不共。宋之禍也。敢

不唯命。是聽。皇野請瑞焉。瑞符節以命其徒攻桓氏。

桓氏向黜宋桓公向黜遂入于曹。以叛。曹宋六月。使

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黜恐公怒

還入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

黜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

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黜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

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

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

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牛向黜之弟向黜出於衛地。公文氏衛大夫攻之。

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

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牛不欲與吳人惡之。

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部門之外。

穆文熙曰。司馬牛避黜之。齊又之。吳遠害全身。未為不善。而乃不得死。所則賢。

四史通考左傳卷二十四

者之不幸也亦大可憫矣

阮氏葬諸丘輿錄其卒葬所在

陳

五父諫不許鄭成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

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將能

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

言惡易長如火焚其猶可撲滅言不可周任有言周

原野不可鄉邇

王百穀曰商書周任二段皆為長惡不悛一句其文勢

自覺烟波滌周大

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蕞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蕞積也崇

聚也○去起呂反芟所銜反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二子陳卿夏姬鄭

皆衷其相服婦人近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

淫民無效焉且聞也不令君其納之勿示公曰吾能

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

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板之篇辟邪也下

立法邦無道其洩冶之謂乎明洩冶居無道國不能

去位知其不可諫而諫

胡氏曰衮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又曰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肝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與姓者如子哀身去可也其貴戚危行言孫

則不食其祿如叔肝善矣

穆文熙曰陳靈宣淫甚於齊莊致弒何尤若孔儀二子則助成靈公之過罪又甚者也楚人問罪獨殺徵舒置二子於不問豈非失刑與

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

徵舒似女徵舒夏氏之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

廐射而弒之二子奔楚

轅頗出奔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封內之田有餘以為已大器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

道渴其族轅喧進稻醴梁糗服脯焉糗乾飯也○糗起九反服丁亂

反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噐成而具噐醴糗曰何不吾諫

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陳公子完奔齊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御稱太子以實言陳公子

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來奔不書齊非卿

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幸若

獲宥及於寬政宥赦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

弛於負擔弛去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

官諉敢不取也請以死告以死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乘

絕證呂氏曰辭一卿之秩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晏而得數百年之春深矣哉敬仲

反辭故言飲桓公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

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為夜飲

託其子孫於齊也

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滯仁也

周史知陳氏大於齊

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其妻占之曰吉懿氏是謂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猶敬仲夫妻相隨造齊有聲譽有媯之後將育

于姜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京大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故蔡人殺五父而立

之五父陳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

陳侯使筮之筮著曰遇觀三三坤下巽之否三三

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

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

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

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為乾故曰風為

艮為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

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

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

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

必姜姓

虢姬姓出自王季

虞姬姓出自仲雍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不在此在異國句法故曰觀國以下章法

虞叔伐虞公

汪道昆曰能品懷壁無歡句法

懷壁

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然反弗獻既而

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以利其璧以璧為罪吾

馬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買也音煙賈音古乃獻之又求其寶

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於益反遂伐虞公

故虞公出奔共池共音恭地名

內史過論虢之亡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声以接惠王問諸內史過

曰是何故也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

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

穆文熙曰神之鑿人不應若此瑣屑史過所論特世之所謂鬼物至於虢

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神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

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

玉用蒼服尚青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命於神求

賜土田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

公使祝應宗區史噐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史大史應

區噐皆名區噐五中反史噐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

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於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

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也涼薄也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公請地則其失愈甚何得不亡  
吳梅村曰妖氣  
以人教之舞即  
盛故親請命  
而神居莘者  
六月

汪道昆曰辭  
令妙品天奪  
之鑒句法五  
稔字法

四史評林卷之二十一

魏虜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自少養於公宮公與之雖諫將  
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請助  
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  
虞師伐虢滅下陽

虢公敗我於桑田農桑田虢地在弘晉卜偃曰虢必亡

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而益

其疾也生驕則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也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

謂也輔夾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太

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

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

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

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

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

汪道昆曰議  
論敘事妙品  
將虢是滅以  
下章法

穉文熙曰二  
句足破其愚  
然而虞公竟  
不信者迷於  
利也利令人  
昏信哉

四史評林卷之二十一

魏虜

孫應齋曰輔車唇齒之喻

至矣不聽乃謂為同宗不

害滅孰何愛於虞雖至愚

且興警言不聽乃謂事神

豐潔真可大

嘯

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又曰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黍稷牲玉無德

則見饗言物一而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

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虜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

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虜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

曹

曹

### 宋人伐曹滅之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

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

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

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

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

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豸

丘揖丘大城鍾邠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

霸說如字揖音集邠音于

### 子臧辭曹

十五年春會於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執而歸諸

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惠不凡君不道

穆文熙曰爭

曹



奪乃春秋習  
尚而有讓國  
君子臧者殊  
可佳尚當與  
吳季子同高  
風矣

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

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

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

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

逃奔宋

邾

邾子卜遷于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

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

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

穆文熙曰邾子以短長為

時利民為吉

議論絕人足

破千古之感

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存短長

君子曰知命

四史鴻裁左傳十二卷終

良嘉殊



